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段文新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攻取

夫用師伐叛有攻取之道所以摧堅壘而克敵成奇功
而定霸者也葢夫梯衝之備鉤援之設竭機械之智冒
矢石之難先登以勵勇氣長圍以縱兵力皆所以振威
武而寧禍亂焉三代而下本兵柄者或奉亂致討誓衆

以進益以乘墉傳堞以恣其攻擊樹梯鳴角以奮其勢固乃麾城有振槁之易畧地成盃國之美茂功舉集咸名震赫圖鍾石而兼著誓河山而不朽者曷嘗不繇是哉

楚鬬廉師師及巴師圍鄾（鬬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師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鄧師大敗鄾

人宵潰

郄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翟柤國名氛祲氣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郄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柤君若伐之可尅也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郄叔虎將乗城乗升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役戍役郄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被羽先升遂尅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

公子嬰齊字子重爲楚令尹魯成公九年十一月師師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荀罃晉大夫將中軍士匄佐中軍荀偃將上軍魯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見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機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代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耳）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

庚寅四月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射在矢石間甲午滅之

荀吳晉大夫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别種下曲陽縣有鼓亭甚急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弗許使敵殺叛人增守備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滅鼓而返不戮一人

高發齊大夫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亡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田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之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

登

登縋縋城登者六十人懸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出齊師入紀

秦白起為將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振齊國何為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謡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

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為士卒唱曰恐宗廟亡失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黄金横帶馳乎淄澠之間有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髪袒于矢石之間乃援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趙襄子晉大夫簡子子也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

文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年聞其義乃請降

漢周勃以中涓從沛公下胡陵方與音房豫攻豐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畧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下蘄城攻都關定陶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多謂功多又攻東郡尉於成

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頼陽緱氏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攻秦軍於藍田

樊噲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郡名監謂監郡破之豐縣下嘗從沛公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後攻圉都尉陳留圉縣東郡守尉於成武又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杠音江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

尸鄉南攻秦軍於犨攻宛城先登攻武關至霸上從入漢中還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地灌廢丘最以水灌廢丘也從攻項羽屠煑棗攻鄒魯瑕丘薛彭越為魏相國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

酈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從攻緱氏絶河津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别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之

闕受梁相國印從擊項羽攻胡陵

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降賜爵五大夫東攻濟陽下户牖從攻南陽

灌嬰為中謁者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韓信已定齊地使嬰别將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僮慮徐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又攻苦譙二縣名追項籍至東城斬籍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吴郡長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會稽還遂定淮北五十二縣

靳歙以中涓從沛公攻濟陽别西擊章平軍定隴西六縣

後漢鄧禹從光武自薊至信都王郎起兵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别攻拔樂陽禹為前將軍持節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河東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

蓋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夏督駙馬都尉馬武等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

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鷩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

岑彭為廷尉行大將軍事建武八年彭與蓋延耿弇圍隗囂於西城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餘（時以縑囊盛土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將行廵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退

吴漢為大司馬從征董憲憲與龐萌走保朐漢進圍朐城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音貢）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

瑯琊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漢下朐城盡獲其妻子
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中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
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
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
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耿弇爲大將軍時張步據齊地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
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
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之人

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後弇軍臨淄西安之間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勢雖大而虛易攻弇内欲攻之告令軍中治取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令軍皆蓐食會明咸請攻西安弇曰吾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且西安城堅精

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士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

張藍引兵入臨淄臨淄更彊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

月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耳弇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

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亡歸

朱儁為鎮賊中郎將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

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儁不許因急攻

連戰不克儁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

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尤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大擊破之

郭典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下曲陽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賊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縣是守城不敢出時謂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彊禦轉機之間敵為窮虜猗

猗惠君實完疆土

袁紹為冀州牧時公孫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獻帝建安三年紹大攻瓚遣子續請救於黒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黒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於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尼歸人滀水陵高滀水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丑六切喻急也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為應吾當自内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

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魏氏春秋候者得書紹與陳琳易其詞如期舉火瓉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瓉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不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闕靖見瓉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死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魏陳泰為征西將軍時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

諸郡泰傑之謂諸將曰二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苦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刄而拔其城雖其救之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禽也諸將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吳董襲為偏將軍大帝討黄祖祖横兩艨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艨衝襲身以刀斷兩紲艨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開門走兵進斬之

吕蒙為偏將軍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内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大帝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大帝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都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程普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進攻南郡走曹仁又云周泰與瑜程普攻曹仁於南郡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以郡內附武帝遣巴西馬融為交阯太守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等自蜀出交阯衆遣璜等距稷初霍弋之遣稷毛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

穆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朱伺爲威遠將軍討陳聱聱保董城伺率諸軍圍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乃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聱首出降

前燕慕容恪爲侍中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兵法十圍五攻段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令憑固天險上下同心若其促攻不過數旬雖能尅之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

固圍壘終尅廣固又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顔言於恪曰前以廣固無險易守難攻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未易卒圖今圖之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吾嚴濬圍壘休養士卒兵不血及坐以制勝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

宋劉勔為輔國將軍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為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太宗遣勔率衆西討勔於是乃竪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若顛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毁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

三寸動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抱之造礮車繫之以石車悉破壞後乃降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既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

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又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常騎馬以

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𢿱親與爭之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𢿱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𢿱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合肥平

陳慶之為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元明先遣其别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

一鼓便潰後安西將軍元柳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别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宫直閤賜爵關中侯

鄧元起天監初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聞元起將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晩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晩盛又破元起將魯方

達於斛石卒死者千餘人師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没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敗而反遂不能克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塹馬元起出廵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亂日久民廢耕農内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

連於京城開郢乃降斬奉伯晩㦸髙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戸并前二千戸

王僧辯為鎮衛將軍時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世祖命僧辯南討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為陣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宜春侯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

陳程文季為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並下大柱為杙栅水中明徹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栅明徹率大軍自後而攻秦郡克之又别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

吳明徹為征北大將軍北伐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

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衆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出戰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擒王會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送京師景和惶懼遁走

黄法𣰋音俱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大興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氍為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氍遣左衛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為拍車及步艦豎拍以攻歷陽歷陽窘急就乞降法氍緩之則又拒守法氍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壞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氍止軍不令侵掠躬親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後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討青州白曜攻歴城宋將崔道固不降白曜築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乃進討東陽入其西郭克之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

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五十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撾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青州刺史

淳于誕以孝明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

馬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畧時梁益州刺史蕭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益州刺史邴虬令魏子建拒之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焚其柵及時火起烟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

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熾為元帥先走獲免

源子雍為中軍將軍孝明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勑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

安頡為將軍宋朱脩之城滑臺頡攻圍之糧盡將士熏

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母嘗悲憂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令如此兒必没矣果以其日克滑臺囚循之

賀拔勝為荆州刺史將圍襄陽攻梁下迮戍克之擒其戍主尹道元俄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衆起義梁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梁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多

所克捷河北盪為丘墟矣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八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攻取第二

北齊堯雄仕東魏為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育寶為豫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三千人皆傳送京師

清河王岳初仕東魏為太尉時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等率步騎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水灌城陷之

斛律光文宣天保三年為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為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儁等獲生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𦐍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

騎一萬討周開府曹廻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栅而還至後主武平中為并州刺史詔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别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平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

叱列平為開府天保中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

段韶為左丞相後主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二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絶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

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士卒從北襲之又遣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寳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乃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

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足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

樂陵郡公

斛律光舉為大都督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克

之
張亮為幽州刺史時侯景叛除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頳陽七城皆下之
王懷為持節廣州諸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
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
莫多婁貸文為汾陝大都督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汾
二州克之
斛律平為濟州刺史侯景渡江詔平為大都督率青州

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厙狄伏連于畧定壽陽宿豫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後周楊擲初仕魏孝武時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

獨狐信為太子太傅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城不受代文帝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據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擒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

李遷哲為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直涼金三州賊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克之斬獲九百餘人

齊王憲建義五年從武帝伐齊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

侯莫陳穎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栅

隋于仲文為大將軍高祖初為丞相尉迥之亂遣仲文發兵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

楊素為上開府成安縣公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史祥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高祖聞而大悅下詔褒之

韓擒虎為廬州總管大舉伐陳以為先鋒率五萬人宵濟襲取采石進攻姑熟半日而拔

杜彥雲以行軍總管與韓擒虎伐陳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雲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崔仲方仁壽末以代州總管被徵入朝會漢王諒餘黨據吕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

陳稜為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分為五軍趨其都邑其王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為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鬬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

栅稜遂填壍攻破其栅斬渴刺兠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唐張士貴隋大業末髙祖起義為右光禄大夫拒屈突通於桃林使東畧地下同軌巳東城堡攻克熊州遂鎮之太宗以大軍圍王世充士貴率兵攻景華宫城拔之

李大亮為安撫大使攻王世充樊城鎮克之斬其將周大安下其城栅十四所并取沮華二州

許紹為硤州刺史攻蕭銑荆門鎮克之

杜伏威武德四年五月攻王世充之梁郡克之

田世康為黔州刺史攻蕭銑五州四海鎮皆克之

劉世讓為行軍總管攻竇建德黃州刺史克之

周法明為黃州總管攻蕭銑安州克之獲其偽總管馬貴遷

李仲文為行軍總管鎮并州劉武周頻遣兵入境仲文擊輙破之下城堡百餘所

薛萬均為殿中少監副柴紹擊梁師都諸將見賊險固

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為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賊嬰城自固君集諭之不下其夜有星墜其城内詰朝攻之及午而克遣中郎將辛獠兒率勁騎為先鋒夜趨其都城君集以大軍繼進頓兵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既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冀尚

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過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於是率諸城降者塡其隍塹發抛車以攻之飛石雨下國人大懼智盛計無所出於是遣其將麴士義中郎趙曉居守親與綰曹麴德俊出城自謁請改事大國君集諭令早降智盛詞色甚慢薛萬均忿然作色曰城當擊取小兒何足與言因麾兵而進戰士爭奮智盛大懼伏而言曰唯公之命於是開門降欵

李勣為特進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九年授東道行軍

大總管從太宗征遼攻盖牟城督軍疾戰砲車齊奮石下如雨梯衝遞進晝夜不輟拔盖牟城獲戶口二萬餘人倉糧十萬餘石又率騎攻遼東城城中有鏁甲銛矛有高麗云前燕時於天落下以保祐其城者高麗大城皆立朱蒙廟盖其先祖聞兵將至粉飾美女進朱蒙為婦日槌牛以祭之夷巫鼓舞云朱蒙大悅城必克全聞我軍中有拋車飛三百斤石一里之外者甚懼之於是城上積木編板以戰數加繩網於其上以拒飛石勣列

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其樓閣無不傾倒晝夜不息者旬有三日馬克遼東城以為遼州又師次白巖城白巖城因山臨水疊石為之四面險絶其可攻之處纔六十步勣又以衝車撞之所向摧潰飛石流矢雨集城中勣又攻市安城甚急城中每見太宗幡旗必乘城鼓譟太宗甚怒勣曰請破城之日男子盡坑城内聞之人皆死戰詔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麗亦裨城增雉以相抗詔遣衛兵番次攻

之日六七合抛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壞處即立木柵道宗以樹條包壤為土托積土以為山其中開五道加木被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造山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頂去其城數丈而俯臨城中道宗遣果毅傅伏愛領隊屯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陊以排其城城壞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自頹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人積火縈排以自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狥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

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高宗顯慶五年拔百濟之真都城初定方率衆自城西濟海趨真都去城二十餘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率衆還固守義慈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專擅為王假令漢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兵士登城立幟於是泰開門頓顙請命龍朔元

年定方為右驍衛大將軍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信安郡王禕𤣥宗開元中為朔方節度使

時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勅禕與河西隴右計
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
為吐蕃所惜今懸軍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
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覘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
艱險必其衆寡不敵吾則以死斷之苟利國家此身何
足可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
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據守以遏
賊路帝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

軍遊弈拓地千餘里哥舒翰為隴右節度時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不拔天寶八載玄宗以朔方河東羣牧之衆十萬詔翰都統攻石堡城數日不克召其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秀巖請五日克之如期而拔

曲環陝州人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

崔旰以漢州刺史統西川兵出西山討吐蕃旰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磧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

可究諜知之以告旰乃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西拓地數百里下城砦數四蓄衆相語曰崔旰皆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時嚴武為劔南節度聞之大悦裝七寶輿迎旰入城都以誘士衆賞賚過厚旰後改名寧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城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

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在鹿頭之東使梟將高霞寓親皷鹿頭扳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揺心矣蜀既平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文宗太和二年八月從諫引漳河水灌賊界深冀兩州

梁朱珍自唐僖宗光啓初太祖置為諸軍都指揮使會

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昇遂秉其墉滑州平

牛存節初為滑州過後指揮使唐昭宗乾寧三年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龎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以船踰濠舉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衝破其西壅城奪其濠橋諸

軍俱進遂陷其城

楊師厚爲滑州節度使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强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

康懷英初爲軍校唐昭宗光化元年從氏叔琮伐襄陽以一軍攻下鄧州天復元年太祖率軍迎昭宗於鳳翔李茂貞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懷英領前鋒之衆先登一鼓而破之翌日太祖方至二年四月道昭復

領大軍屯於虢縣之漠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絶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交鬬戰酣發伏以擊之岐大軍敗鄜師李周彞屯軍於三原以為茂貞聲援又命懷英討之周彞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天祐三年各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十五餘寨秉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陜州節度使及太祖受禪

加檢校太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伐潞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期於必取乃築壘環城濬鑿池塹然而屢為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為行營都虞候

王彦章為許州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時晉帥陷鄆州中外大恐以彦章代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揚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

楊劉彦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屋木編栰置步軍於其上與彦章軍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鬬流矢雨集或舟栰覆沒及楊劉凡百餘戰彦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晉王親援其城彦章之軍重濠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於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軍彦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栅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

王檀為許州節度使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晉王入魏州分兵攻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玉門開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趨河中自陰地開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

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會蔣殷據徐州以叛朝廷以福

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與鄆帥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求援於淮夷偽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援鄩逆擊破之城陷殷舉族自燔於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

後唐李嗣昭為蕃漢行營都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中汾州刺史李瑭據城為叛嗣昭將兵攻城三月而拔斬李瑭進攻慈隰下之獲刺史唐禮小將張唐向弘于等又攻潞州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

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為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嗣昭小字）扼八議路此賊決與我鬬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遂取潞州

符存審遥領邢洺磁團練使唐昭宗天祐十二年八月將兵五千討張源德於貝州時城中賊衆三千每夜分出剽掠州民苦之皆鬬塹其城以安耕作及存審至賊

保壁自固因以八縣丁壯塹而圍之九月賊衆三千披甲出城我將甘言諭之俱釋兵觧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貝州平

董璋初仕梁為列校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於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率師攻陷之即以璋為澤州刺史

李承嗣為雁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

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李建及初從武皇為遼州刺史攻楊劉自寅至未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湮塹率先登梯遂拔之閻寶遥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時鎮州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文順以獻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栅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侵其郛

晉張廷蘊初仕唐莊宗為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

都虞候會潞州李繼韜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藴為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定廷藴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洫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逹明而始至其城已下

楊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時范延光據鄴城叛光遠率兵討之光遠進攻城圍又奏賊城四面凍合壕水請添兵併力攻取尋分命使臣往諸道抽取

齊赴魏州軍前光遠逼冦氏門置寨賊勢愈蹙

漢史弘肇為都督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狥

趙暉為鳳翔兵馬都部署以討王景崇高祖乾祐二年十二月暉上言前月十一日夜分命兵士燒賊城諸門鹿角戰具賊並不出鬬敵擇日攻城次三年正月上言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景崇舉家自燔

周景殷為雄州刺史太祖廣順元年十一月收復馬嶺

闕

曹英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總兵討慕容彥超於兖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會太祖親征併兵攻陷其城一說廣順二年兖州行營曹英言臣等部領大軍至兖州營于西門外尋令馬軍都指揮使王全斌壕寨使萬超城四面相度攻圍城勢二月又言塹地圍城第二重三月又言進洞屋二步差任漢謙充諸寨提舉使四月又言發火燒毀賊城敵樓七十間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九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忠

夫忠者國之寶民之望而臣下之高行也是以先王著移忠之義前史垂盡忠之訓出身事主其大者乎若乃任以牙爪委以心膂總戎昭之寄當帥臣之重安危所注社稷是衛固宜休戚之同體赴蹈而畢命焉三代之

後居其任者或臨患不忘其國或殺身有益於君或累及而行明或難至而節見舍生以全義竭力以紓患遺風餘烈煥乎前聞古人所謂死而不朽久而彌新者誠哉是言矣

秦蒙恬為内史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胡亥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死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

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繈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

曰必參而伍之令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絶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呑藥自殺

漢紀信為將軍高帝三年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出西門遁走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天子以黄繒為蓋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一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公史不知其名故曰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為御史大夫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生得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若汝也趣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苛烹為煑而殺之

韓信為大將軍平齊漢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令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

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將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飼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

夏侯嬰從高祖擊項羽至彭城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

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蹶音撥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著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擁樹馳雍讀曰擁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下邑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北第者近北之第嬰最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帝常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由此帝益重之

後漢劉稷為光武兄伯升部將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

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稷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竇融行河北五郡大將軍事遥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懷異心使辨士張玄游説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

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　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以利合為從以威勢相脅曰横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　曰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鄉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

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也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初改名秀字頴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賔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

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術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蜀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强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削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則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

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兔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令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野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

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劉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

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與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絶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鮑永從更始爲尚書僕射行大將軍安集河東幷州朔

方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是而意不悅

吳漢為司馬性彊力每從帝征伐帝未安居漢常側足

而立

耿弇為大將軍為張步所攻光武聞之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已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來歙為中郎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

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巨卿蓋延字也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絶

祭遵為征虜將軍無子兄午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

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

祭肜為太僕將萬餘騎伐北匈奴坐逗撓下獄既出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恩厚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甚嗟嘆之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

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茍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
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
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
劔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
汚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歛光
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雒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
斛縑五百疋
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

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盡索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援又謂平陵孟異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班超為將兵長史在西域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因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

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遂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皇甫嵩為右車騎將軍平黄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黄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張楊為河内太守獻帝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

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雒陽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雒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

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時獻帝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

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害

魏龐德為立義將軍與曹仁禦關公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公公當殺我後親與公戰射公中額時德嘗乘白馬公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公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

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公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公所得立而不跪公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公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

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公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

徐晃為横野將軍與蜀將關公宿相愛公攻曹仁於樊太祖遣晃與公逢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蜀將軍頭賞金千斤公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郝昭為將軍築陳倉城太和二年十二月蜀將諸葛亮

圍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曰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

許允齊王時為中領軍時姜維寇隴右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

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諸葛誕為鎮南將軍時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又誕據有淮南之地司馬文王新秉政欲徵誕為司空乃遣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雒中諸賢皆願禪代

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雖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雖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雖邑蹔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

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輙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孫禮為冀州牧以定平原清河界為曹爽所怒後除城

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畀數冦邊乃以禮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别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吕規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蜀霍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關公初事先主為别部司馬行徐州太守事後為曹公所禽曹公壯公為人而察其心誠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公公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公言報曹公義

之
傅彤為將軍從先主征吳進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
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
子僉為左郎中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
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姜維初為奉義將軍先是馬謖敗於街亭諸葛亮拔將
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維遂與母相失魏人使其母手
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張翼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一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霍弋為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羅憲為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守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

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

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大帝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帝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氓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

慮淺短違逆聖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辭謝焉

徐盛為中郎將大帝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為吳王帝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雒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呂蒙為將從大帝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捍衛

董襲遷偏將軍曹公出濡須襲從大帝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大帝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周瑜為大將軍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

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别隔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别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賀齊為將時大帝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大帝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

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頗以此為終身戒
大帝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陸遜為大將軍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
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大帝誅壹深以
自責
張悌為屯騎校尉晉伐吴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
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
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

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邉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壊還可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士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争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軍行散盡相與

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

晉毛炤為將軍與吳軍戰殺吳前部督修則陶璜等後食盡為吳人所獲以炤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炤炤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炤詰之曰晉賊炤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炤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皓汝父向死狗也乃斬之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炤長子襲爵餘三

子皆關內侯

周處爲御史中丞時氐人齊萬年反處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

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
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
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播糸不救
左右勸退處按劔曰此是吾效節受命之日何退之為且
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君負信
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没
張光為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
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病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䰟興光按劒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令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絶而卒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
山簡為征南將軍鎮襄陽雒陽陷沒遷于夏口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救者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索綝為安西將軍時懷帝蒙塵長安又陷南陽王模被

害緌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遷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緌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緌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日封弋居伯又進前將軍尚書右僕射

劉琨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畧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

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冐承寵命者實欲沒

身報國輒死自効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猒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醜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睿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頹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於外越在秦郊蒸嘗之

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卬山之
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
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
上聞敢緣愚欵乞奉先朝之班茍存偏師之職赦其三
敗之愆收其一切之用得騁志疆埸快意大逆雖身膏
野草無恨黄壚陛下徧恩過隆猶蒙擢拔遂授上將位
超常伯征討之任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于
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栢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

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覿古人其於被
堅執鋭致身冦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
至深謹拜表陳聞後石勒據襄國及魏允敗劉曜斬趙
冉琨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
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
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
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
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

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内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西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

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維谷徒懷憤踴力不從願慭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殞首謝國没而無恨又及二都傾覆社稷絶嗣元帝初鎮

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右司馬温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心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

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琨為段疋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

劉沉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沉為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留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沉將州兵萬人并西征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沉自領

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逖言於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令七郡之衆及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

逆沉於好時接戰夔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
方沉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
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沉軍
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
顒横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
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
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郭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
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顒曰夫知己之

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茍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顯怒鞭之而後腰斬之有識者以顯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